

蒙古

蒙哥大帝

之弯弓扬鞭

张生全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蒙哥大帝

之弯弓扬鞭

张生全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哥大帝之弯弓扬鞭 / 张生全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078-3712-4

I. ①蒙…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248号

蒙哥大帝之弯弓扬鞭



著者	张生全
责任编辑	赵 伟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4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5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12-4 / I · 480
定 价	29.60元

CR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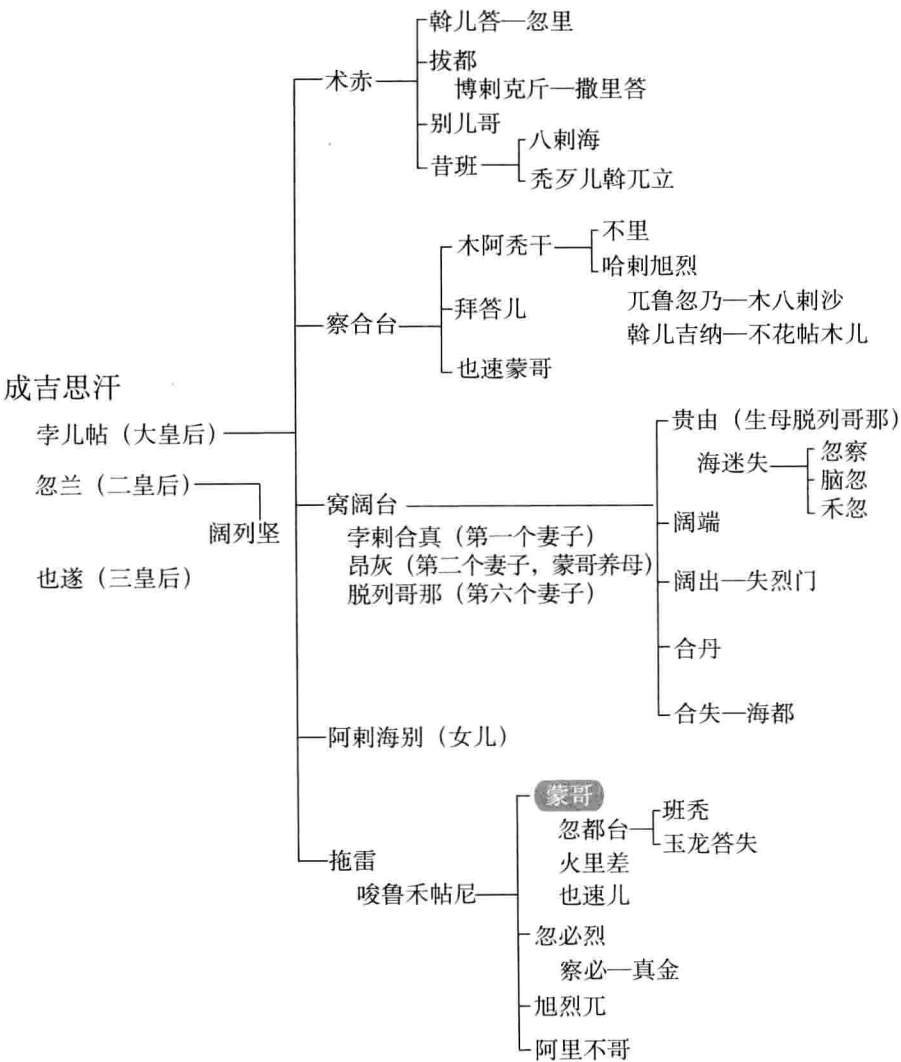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孛儿只斤家族主要人物关系表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第一鞭，蒙哥挥向至亲的宗王 (3)

第三十四章

大清洗后，所有的盐都被带走，而那些沙则留在岸上 (15)

第三十五章

第二鞭，蒙哥让整个蒙古重新回到统一 (29)

第三十六章

第三鞭，蒙哥扬手的那一刻，全世界都为之一悸 (42)

第三十七章

一千匹马奔过，把他和青草踩成一摊黑红暗绿的肉泥 (55)

第三十八章

第一个不屠城的蒙古可汗 (70)

第三十九章

三根支柱定一顶帐篷，三个人的爱情，为什么反而不稳 (84)

第四十章

平行线真的不相交吗？一直延伸到海洋也不相交吗 (96)

第四十一章

给忽必烈一颗火星，他就像太阳一样发热 (110)

第四十二章

把眼睛挖出来交给可汗，请可汗不要再屠城 (123)

第四十三章

我还活着呢，忽必烈想干吗？难道想造反吗 (136)

第四十四章

钩考，蒙哥伸向忽必烈的这根鞭子，摇一摇，又折了回来 (149)

第四十五章

用围猎的方法把整个南宋围起来 (163)

第四十六章

两个月，蒙哥合罕占领大半个四川，“川中八柱”折其五 (176)

第四十七章

一枚小小的果核能扛住蒙古十万大军吗 (187)

第四十八章

不，就是全蒙古都劝他放弃，他也要把钓鱼城拿下来 (199)

第四十九章

暴雨、酷暑、瘟疫、阵前折大将，接踵而至的打击，
是长生天的某种暗示吗 (211)

第五十章

一只蜻蜓发动的战争落幕 (223)

第五十一章

蒙哥的死，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世界的进程 (234)

鞭子

手臂的长度

鞭子挂在墙上的时候，它是死的，身上落满岁月的灰尘。

手把鞭子救活。鞭子握在手里的那一刻，风声响起。

鞭子和手是水乳交融的情人，手把鞭子救活，鞭子让手臂变长。手够不着的时候，人们发明了鞭子。

手有手心 and 手背两个面，但手紧握鞭子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手的一个面。因此，鞭子也是单面的。

浑圆、刚硬、挺直，鞭子是力量的外形。

而鞭子的力量又集中在鞭梢，就像电荷都集中在尖端。

鞭梢往前一指，空气在远方打一个寒战；鞭梢轻轻一点，一场腥风血雨裂天而降；鞭梢慢慢挥下去，山崩地裂，江河断流；鞭梢在地图上画个圈，千里之外的旷野低低垂下惨淡的愁云。

鞭子是手的掩饰，手不敢或不忍做的事情，就交给鞭子。

手打下去的时候会疼，鞭子不会，鞭子只听见皮肉破裂的脆响声。手打下去的时候会抖，鞭子的心是冷的，它把体温全部还给了手。

手借爱情的名义让鞭子无恶不作。

鞭子只有一个结果——突然折断。嗒，鞭子折断的声音其实和一截普通的树枝没什么两样。

虫声呢喃，夜色像蜜一样浓稠。一双手温柔地扣在另一双手上，没有手再理会鞭子，鞭子折断的骨节上，落满一地白霜。

鞭子失恋了。但鞭子回到鞭子，手回到手，尘埃落定，世界亮出它风清气朗的本来面目。这，算不算一种黑色幽默？

第三十三章

第一鞭，蒙哥挥向至亲的宗王

蒙哥听从了母亲等人的劝告，一咬牙，下了狠手。他对阿蓝答儿说，让他把按赤台砍了，按赤台既然不愿意说，留着他也没用，徒费精力和口舌。他又让阿蓝答儿把其他人全部抓起来，严刑拷打，务必要问出事实真相。他说：“你要明白，朕要的是真相。如果他们说出的所谓‘真相’并不是朕需要的，就重新审，直到审出真正的真相来！明白吗？”

阿蓝答儿点点头，他当然明白合罕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简单不过了！

阿蓝答儿带着一队人马把留在郊外的其他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大吃大喝。这是忙哥撒儿特意安排的。起先，他们还有些顾忌，毕竟这一次来是有任务的，不敢随便喝酒，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主帅按赤台和兀鲁迟迟没有出来，便议论开了。

“两位将军是怎么了？还不出来？”

“是啊，他们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

“人家正好酒好肉，美人暖被窝伺候着呢，还管你我兄弟？”

“既然主帅都享福去了，我们还在这硬挺着干吗？我们也喝！”

“好啊，来，干一杯！”

喝着喝着就喝迷糊了，阿蓝答儿带人冲进来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又是送酒肉来的，大声喊道：“够了够了！还没吃完呢，这可怎么吃得下啊！”

阿蓝答儿不由分说，缴了他们的武器，一个个抓起来捆了，全送进刑讯室。都是士兵，再加上又喝了些酒，意志力都比较弱，没怎么拷打，就迅速招供了，说是失烈门，还有脑忽、忽察以及也速蒙哥和不里派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杀掉合罕及支持他的人！

得到阿蓝答儿的报告后，蒙哥大怒，决定派出两队人马，一队由阿答赤护送着哈刺旭烈和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去虎牙思，处决也速蒙哥和不里；自己和忙哥撒儿带领另一队人马向哈拉和林挺进。曲雕阿兰这里的宴饮以及照顾他母亲唆鲁禾帖尼及妻儿的事宜就交给孛鲁欢和兀良合台来打理。这时候，参会的王公贵族都知道了失烈门及也速蒙哥等人造反的事情，他们议论纷纷，都很生气，所以再无心参加宴会，相继回家去了。这个宴会也就不欢而散。

蒙哥把哈刺旭烈及兀鲁忽乃叫来，告诉他们也速蒙哥造反的事，并对他们说：“你们的机会终于来了！本来朕是想找一个理由让你们回去夺回汗位的，没想到理由来得这么快，不用找，也速蒙哥和不里就主动送上门来了！现在朕派你们回去，把也速蒙哥和不里给我抓起来！也速蒙哥这崽子留着没用，可以当场就处决了他！不里屡次顶撞拔都汗，你们抓起来后，把他交给拔都汗，让拔都汗自己处理！”

哈刺旭烈忍不住全身发抖。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机会已经等得太久了！自从流亡到蒙哥这里来的那天起，他就开始做复国梦。他曾向唆鲁禾帖尼可敦请求，给他一支军队，帮他打回去，可敦让他等一等。他知道，可敦是让他等到蒙哥登上汗位的时候。蒙哥什么时候才能登上汗位呢？这可是个未知数啊！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撤掉他是贵由合罕的决定，蒙哥不可能为了他，公开和合罕反目。所以这四年来，他每天都生活在忧愁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忍不住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妻子兀鲁忽乃经常安慰他，劝导他，让他放宽心，说要是把身子愁坏了，以后就没力量报仇了！他也知道这个理儿，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身体也一天天坏下去。

现在，合罕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话也说不利索

了。蒙哥误会了他的想法，以为他是害怕，便笑笑说：“你不用害怕，我让阿答赤带一支军队护送你回去。我谅那也速蒙哥和不里也不敢怎么样！他们如果敢反抗，阿答赤可是朕的一员虎将，他会帮你把他们解决掉的！”

哈刺旭烈还是抖，他“扑通”一声跪在蒙哥面前。跪下去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最后还是兀鲁忽乃提着他，他才站了起来。

哈刺旭烈变得异常孱弱的身体，并没有支撑到虎牙思，还在半路上，他就去世了。阿答赤一时束手无策，赶紧派人向蒙哥报告。蒙哥已经看出来，兀鲁忽乃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在政治才干上比哈刺旭烈强多了，于是他命令阿答赤不用停顿，继续前进，处决也速蒙哥和不里的事情就交给兀鲁忽乃办理。夺回汗位后，就先让她做监国。等到她和哈刺旭烈的儿子木八刺沙可以当可汗的时候，再把政权移交给木八刺沙。

兀鲁忽乃和阿答赤回到虎牙思时，不里却提着也速蒙哥的脑袋来见兀鲁忽乃和阿答赤，说：“这次叛变的军事行动，全是也速蒙哥一手策划的。虽然我是大断事官，但事先并不知情。消息从曲雕阿兰传来，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个也速蒙哥也太胆大妄为了，怎么敢造反呢？我听说后非常气愤，就入宫把这个憨子杀了！同时把他的一家老小都抓了起来，正准备给合罕送去，没想到合罕竟然派你们来了！好啊，我就在这里交给你们吧，也省得我再跑一趟。”

阿答赤一愣，他没想到不里竟然有这样的觉悟！他看了看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头，果然是也速蒙哥的。又去看了看被不里关起来的也速蒙哥的家属，还真都集中在一起了。那些家属看见不里过来，都大声咒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人面兽心的豺狼！

不里尴尬地对阿答赤和兀鲁忽乃说：“这些人恨死我了！不过，为了合罕的安全，我个人受再多的委屈也不怕！”

阿答赤很感动，上前握住不里的手说：“不里王爷，谢谢您！我会在合罕面前给您请功的！”

不里离开后，兀鲁忽乃对阿答赤说：“将军，您觉得不里是真心为合罕好吗？”

“他把也速蒙哥都杀了，不会有假吧？”阿答赤疑惑地说。

兀鲁忽乃说：“将军啊，不里这个人我可是太了解了！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以前贵由合罕让先夫把位置让给也速蒙哥，但我知道，这其实是不里的主张。也速蒙哥一个憨子，他能当大汗？我听说，这五年来，朝政上的大小事务都是不里一个人在掌控。既如此，出兵造反这样的大事，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其实早就有除去也速蒙哥自立的想法了，只是一时没找到机会，现在趁机把也速蒙哥杀了，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来一个死无对证！他这一招毒辣着呢，将军可得明察啊！”

阿答赤为难地说：“他既然杀了也速蒙哥，并向合罕表了忠心，他就是功臣了，我们要是再抓他，恐怕合罕会责怪我们啊……”

兀鲁忽乃说：“恰恰相反，合罕不但不会责怪我们，还会夸奖我们呢！将军请想想，合罕是想要不里死，还是想要他活？”

阿答赤说：“在忽里台上，不里是反对过合罕的，不过那时候各为其主，我相信合罕会理解的，他也不至于要不里死啊！”

兀鲁忽乃说：“合罕虽然不一定要不里死，但有一个人是巴不得把不里千刀万剐的，这便是拔都可汗。将军也知道，合罕的汗位是在拔都可汗的鼎力帮助下才取得的，您说拔都可汗要不里死，合罕会把他保护起来吗？”

阿答赤有如醍醐灌顶，他伸出拇指赞叹道：“可敦真是巾帼英雄啊！您要是不提醒，我险些犯了大错！好啊，我们立刻去把不里抓起来，不听他辩解，直接送到萨莱城去！”

其实兀鲁忽乃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她要不把不里除去，她这个监国可就坐不安稳了。这一点，阿答赤是没看明白的。

再说蒙哥带着少量部队往哈拉和林挺进。别儿哥要和蒙哥一同前往，但蒙哥拒绝了。他觉得他的人马已经足够了，对付失烈门等人，他有这个自信。同时他也感到不好意思再让别儿哥帮忙，别儿哥已经帮他登上汗位了，这平定叛乱的事情，应该由他的王师来完成。

失烈门、忽察和脑忽知道事情败露，蒙哥的大军打过来了，赶紧组织

防卫，要和蒙哥决一死战。但失烈门等人的部队战斗力显然和蒙哥的部队不在一个档次上，一交战，失烈门就节节败退。危急的时候，忽察又派出使者向蒙哥递上了投降书，并把自己的部队全部撤走。这使得蒙哥的军队长驱直入，很快就攻进了哈拉和林城。脑忽看见忽察投降了，也赶紧向蒙哥举了白旗。这样，实际在抵抗的只有失烈门。最后，连失烈门也长叹一声，软软地垂下双手，埋下头。

忽察、脑忽和失烈门投降后，蒙哥让忙哥撒儿先审问他们，看看还有哪些人参与。果然一审问，忽察、脑忽及失烈门就供出还有镇海和合答，甚至还有他们的母亲海迷失。

把镇海抓起来后，蒙哥又有些为难了。镇海从窝阔台时期就任丞相，和耶律楚材、牙老瓦赤一样，是汗廷的元老，在帝国的治理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镇海多次反对蒙哥，蒙哥也恨得他牙痒痒，但是，蒙哥现在做了合罕，对镇海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对他还是相当欣赏的，便想放了他，封他一个官职，为自己的汗廷所用。他把忙哥撒儿找来商量。忙哥撒儿一听，立刻反对道：“合罕准备封他做什么呢？做丞相吗？”

蒙哥嘿嘿一笑说：“怎么可能呢？朕又不是窝阔台合罕，不是贵由，而且朕压根儿就不想设置丞相这个职位。朕最多给他一个达鲁花赤做做，主要还是觉得这是个人才，不用可惜了。”

忙哥撒儿也笑着说：“人家镇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都做过十多年了，您却给他这么个小官，他高兴吗？再说了，合罕就是继续让他做丞相，他也未必肯啊！”

蒙哥不解：“为什么？”

忙哥撒儿说：“镇海是窝阔台合罕的那可儿，他是这个世界上对窝阔台合罕最忠心的人。他的生活，他的整个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围绕窝阔台合罕转的。现在您做了合罕，在他看来，这是违背窝阔台合罕意愿的，合罕请想想，他还能甘心为合罕做事吗？”

蒙哥默默地叹口气说：“唉，窝阔台合罕能有这么个那可儿，也不枉到这世上走一遭了！不知道朕有没有这样的福气啊？”

忙哥撒儿“扑通”一声跪在蒙哥面前说：“合罕待人仁厚宽善，洪福

齐天，像镇海这样的那可儿合罕俯拾皆是。臣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永远的一个！”

蒙哥赶紧把忙哥撒儿扶起来说：“爱卿请起！朕深感欣慰！”他一转话题又说，“那就把镇海放了吧，他不做朕的官就由他去吧。”

“合罕不可！”忙哥撒儿赶紧说，“镇海非但放不得，还应立即处决！”

蒙哥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忙哥撒儿说：“如果他是一般的庸才，或者虽有才干但并不忠诚于谁倒也罢了。现在是他既有才干，又对窝阔台合罕忠心耿耿，合罕想想，这样的人放在失烈门等人身边，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啊！不如趁现在一刀把他解决了，这样既铲除了这个心腹之患，旁人也不会议论啊！”

蒙哥说：“爱卿说得在理，朕就是觉得可惜了……好吧，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吧！”

忙哥撒儿得旨后，立刻处死了镇海。只有把这个最大的政敌解决掉，他这个大断事官才不会当得提心吊胆。

蒙哥呢，其实是故意找忙哥撒儿来说这些话的。这一点，忙哥撒儿并没有看出来。

但是他们没有抓到合答。搜遍全哈拉和林城，也没找到他，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要不要把海迷失抓起来，蒙哥一直犹豫着。海迷失是前任监国，相当于国家元首，要处决她，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但她只是参与了造反，对造反之事出过主意，这并不是非死不可的罪名。如果蒙哥最终没有处决失烈门、忽察和脑忽，对她似乎也不能施以极刑。

必须要有新的证据，有足够置她于死地的证据。蒙哥让阿蓝答儿详加盘查，搜集证据。阿蓝答儿发现，海迷失有个女仆叫塔玛，原是女巫法提玛的徒弟，居然躲过了惩罚被海迷失藏了起来，而且她还妖性不改，现在正在施法诅咒蒙哥呢！

蒙哥听了大为震怒，他忽然就感到全身发紧，胸口闷痛，像是被谁紧紧箍住一样。他再也容不得这个可恶的女人了，亲自带人冲进海迷失宫帐周围的附帐，把那个女巫抓了出来，并在那里搜到了那只土偶。他怒不可

遏，命令士兵把塔玛拖出去，乱刀砍死，并点上火，把她的尸体烧得干干净净，不让她有一滴血留在这个世界上污秽大地。

接着，蒙哥带兵冲进海迷失的宫帐里。那时候，宫帐里所有的下人都逃跑了。蒙哥长驱直入，在大厅看见了海迷失。海迷失穿着盛装，收拾得齐齐整整，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着蒙哥冲进来。

蒙哥不禁一怔，他没料到海迷失以这个样子出现，不由得停了下来。

海迷失怒视着蒙哥，一声冷笑：“蒙哥，你不是要来杀我吗？怎么停下了？来呀，老娘一直在这等着呢！”

蒙哥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是啊，这个祸害自己的女人，为什么要怕她？他高声说道：“海迷失，你为什么耍恫吓你的儿子们造反？难道你不知道，触犯了扎撒是要杀头的吗？”

“造反？触犯扎撒？”海迷失连连冷笑，“我堂堂监国，合罕的遗孀，全蒙古都知道我才是蒙古之主，我造谁的反？我触犯了谁的扎撒？你这真是恶狗行径，反咬一口！”

蒙哥气愤地说：“你这监国，你这监国是蒙古的灾难！你看你这监国当的，全蒙古都乱成了一锅粥，宗王们各自为政，自行制定政策，随意发号施令，连你的两个儿子也不听你的，另立汗廷！国家再让你监两年，都要灭亡了！”

海迷失大怒：“这都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乱臣贼子！而你拖雷家族的人尤其虚伪，一面自己另立汗廷，一面还劝别人遵守法纪，让人恶心透顶！哼哼，如果长生天给我时间，而我又像你一样心狠手辣，我也会把不服从的人统统杀掉！”

“包括你两个儿子吗？”蒙哥讽刺道，“不是长生天没给你时间，是长生天压根儿就不想让你继续监国下去，你看你监国这两年，不但人心浮动，政治混乱，还连年干旱，草木凋枯，牛羊遍死。你明白吗？这就是长生天降下来的惩戒！而朕上应天意，下合民心，顺时而起。你的两个儿子、一个义子都投降我了，就只剩下你一个孤家寡人了！你还想阻止我，你怎么阻止得了呢？”

海迷失有些灰心丧气：“那三个都是没骨气的东西！胜者为王、败者

为寇，现在你是合罕了，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蒙哥严肃地说：“你这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哼哼，你非但逆势而动，还找一个什么女巫来咒朕，想要朕死！你的心肠何其歹毒！朕决不饶你！”蒙哥越说越激动，“来人啊，把这个用巫术害人的贱人给朕抓起来，拉出去，用牛皮装好，四周缝了，扔进河里！这是贵由对付女巫法提玛的做法，朕也要让这个贱人尝一尝！”

“哈哈，”海迷失大笑道，“你们想折磨我？休想！”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瓶子，拔开瓶盖，面目狰狞地对蒙哥说，“看见了吗？这是一种剧毒，只要我喝下去，我就会毫无痛苦地到天国去！我到那边会继续咒你的，你在合罕的位置上是坐不长的！杀人者被人所杀，你会不得好死的！”

蒙哥命令士兵上前夺下海迷失手中的毒药，但是已经迟了，海迷失已经把那惨绿的液体全倒进嘴里吞下去了。但见她非常痛苦地捧着肚子，一声不吭，很快，就倒在椅子上死去了，嘴角渗出了一缕鲜血，顺着她的下巴，滴在她的王座上。

海迷失虽然死了，但是她诅咒的话，却像恶狼的叫声一样，一直在蒙哥耳边萦绕不停，让蒙哥心惊肉跳。他绕着海迷失的尸体走了一圈，还是让士兵们把她的尸体装在一张牛皮里，四周缝住，投进河里。

怎么处理忽察、脑忽和失烈门呢？这几个人是向他投降了的，如果他还像处理海迷失一样把他们处死，势必会引起各大宗王的反感。他刚当上合罕，正是需要大家鼎力支持的时候。但如果不杀掉他们，他又担心他们会造反。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孛鲁欢护送着唆鲁禾帖尼及忽都台到哈拉和林来了。

孛鲁欢听说蒙哥情绪不佳，便来见蒙哥。他对蒙哥说：“合罕，臣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不知道合罕有没有兴趣听。”

蒙哥说：“好啊，说来朕听听。”

孛鲁欢说：“臣走过一个牧场的时候，发现那放牧人围羊圈的牛皮非常破烂，这里一缕那里一片的，往往是一片搭在另一片上面。我便上去问放牧人，我说你没有好牛皮吗？怎么这么破了还在用？放牧人说，这不是

破，是故意把它扯成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很奇怪，好好的牛皮，为什么要把它扯成一片一片的呢？放牧人说，这是为了防风。我更奇怪了，防风的话，连在一起不是能更好地防风吗？放牧人说，连在一起是可以防风，但是这里的风大，往往风一吹过来，整张牛皮都被吹走了，羊圈形同虚设。如果把牛皮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风吹过来的时候，牛皮会飘过来，露出小洞，风从小洞里穿过去，这样，牛皮既能挡住风，又不会被风吹走了！”

蒙哥知道孛鲁欢讲这个故事是有深意的，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孛鲁欢，说：“孛鲁欢，说得好，继续讲下去！”

孛鲁欢说：“合罕，这一次失烈门等人之所以掀起浪子，是因为他和忽察、脑忽及也速蒙哥、不里等人联合在一起了。后来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我们预先处决了也速蒙哥和不里，而忽察及脑忽又投降了，这使得他们的力量分散了。如果他们还是一整块儿，我们想顺利地打败他们，还是不容易的！所以，要保留窝阔台系的各宗王们，又不担心他们造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分散，就像把牛皮割成一块一块的一样。这样做，既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也是在保护失烈门等人啊！”

“保护失烈门？”蒙哥觉得孛鲁欢的话越来越有意思了，忙说，“说下去，为什么是保护失烈门？”

“把他们的力量分散，让他们即便有造反之心，也聚不起造反之力，终生不能举事。不能举事，他们便能善终，这不就是保护他们了吗？”

孛鲁欢的话让蒙哥大为高兴，他笑着说：“好啊，朕这就颁发札儿里黑，把他们保护起来。”

于是蒙哥将失烈门贬为探马赤，遣送到燕京，让他去那里和石抹咸得不一起镇守；把忽察和脑忽遣送到哈拉和林西边一条叫做失刺豁罗罕的小河边拘禁起来，让他们悔过自新。

他们三人的封地，则被划成很多小块，分别赏赐给了其他没有参加叛乱的窝阔台系宗王。其中合丹分得了别失八里，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灭里分得也儿的石河一带，叶密立赏赐给了窝阔台的一个孙子脱脱，海押立赏赐给了他的另一个孙子海都，等等。

接着，蒙哥派出 10 万大军驻防在别失八里和哈拉和林之间，派出 2 万